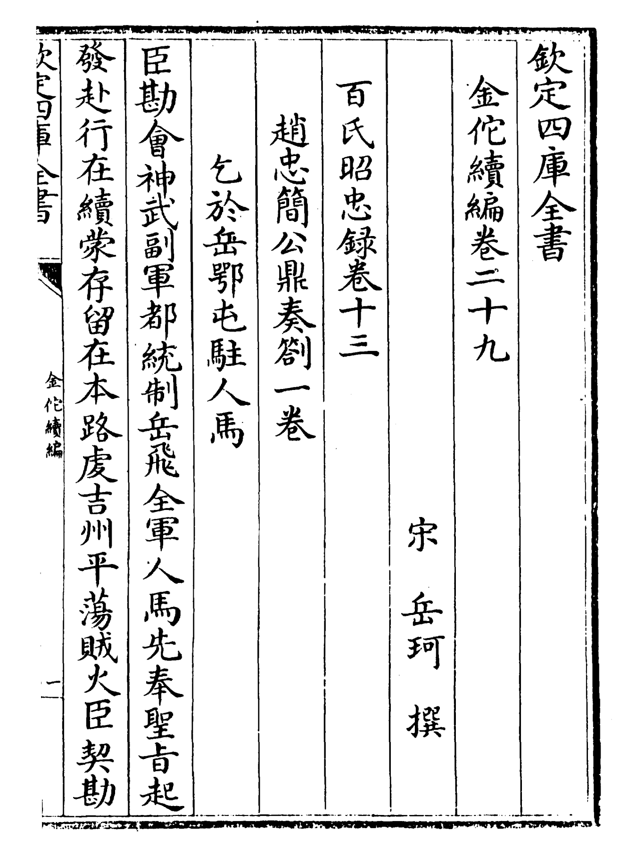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金佗續編卷二十九

宋　岳珂　撰

百氏昭忠録卷十三

趙忠簡公鼎奏劄一卷

乞於岳鄂屯駐人馬

臣勘會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全軍人馬先奉聖旨起發赴行在續蒙存留在本路䖍吉州平蕩賊火臣契勘

湖北鄂岳州係在大江之南與江州洪州興國軍地相連接最是沿江上流控扼淮甸京西實為荊湖川陝喉襟要害之所今來防秋在近鄂岳之間理合預作措置防備不可無重兵捍禦其鄂州雖有帥臣屯兵數少及本路見管軍馬計一萬餘人頭項不一其間太半是招收烏合之人以至器甲大段未備萬一有警深慮難以支吾臣今相度欲乞將岳飛軍馬候討捕虔吉賊火了日特降指揮令往鄂岳州屯駐所有合用錢糧專委湖

北及鄰路漕臣分認應副如蒙俞允不惟江西藉其聲援可保無虞而湖南二廣江東兩浙亦獲安妥及江路通快舟船往來悉無阻礙欲望聖慈詳酌特降睿旨施行

措置防秋事宜

臣契勘即日防秋是時臣雖夙夜惕厲思所以廣為隄備第念事勢相形利害安危固有緩急輕重儻非先事建明遠瀆聖聽恐一旦措手無及恭惟清蹕見駐臨安

二浙閩中為近輔江東淮甸為要藩自行朝達鎮江建康屯宿重兵無慮十萬距京師約三千里非不深且遠可恃以安然江西一路北際陳蔡廬壽西連潭衡荊襄比他路邊面最為潤遠偽齊見遣兵力守光州為備數年頗聞農種漸廣自汴由陳蔡至光纔三百里復與蘄黄接界亦粗有糧可因臣策偽齊萬一會合金人再來相侵當數路並進而鎮江建康既已有備必由光州直擣蘄黄旬日便到江上興船造栰秉間南渡聲揺江湖

人心摧於傷弓當鳥驚魚散支吾不暇將見行朝亦不得奠枕則建康鎮江雖屯重兵固已無益於事矣况巳酉冬金人已嘗出武昌岸徑趨興國縁山疾馳數日傅洪州城下前車之戒未遠則江西今日利害安危豈不重且急乎臣計本司見管軍馬共一萬六千餘人皆是招收烏合之衆除輜重火頭等外可使出戰僅及萬人才足以屯防近裏州縣隄備盜賊豈堪前當大敵近奉聖旨留岳飛全軍先分萬兵駐九江士馬精勁似可倚仗

臣愚見尚有二患邊面濶而偽境近則師不可不益師旅增而贍給廣則財不可不聚謂如江州興國軍西抵岳鄂皆據大江上游曲折千里控扼要害受敵處多自湓浦以上江漸狹隘至霜降水落則一箭可及一葦可航非若下流深濶多阻未易侵越也今計岳飛兵數二萬一千有餘除火頭輜重守寨疾病人外實得戰士一萬五六千人忽有緊急迎敵保城臨時應機猶恐分布不給兼岳鄂人馬無多安能使犄角應援臣欲乞朝廷更摘

郡數頭項堪任出入將兵特暫付臣相兼使用又本路
州縣屢經兵火殘毁繼以連歲大兵闕

十二萬三千餘貫米一萬四千五百
餘石數目浩大近蒙朝廷差撥岳飛軍兵一萬人往江
州駐劄岳飛止差五千餘人前去未敢盡數起發葢緣
去年本軍在彼屯泊之日錢糧闕少轉運司應副不繼
有悞措準致本軍殺馬剪髪賣鬻妻子博易米斛幾至
生事今來措置防秋盡發軍馬沿江守把兵衆費廣理
合預行樁辦不可少有欠闕臣見將岳飛一軍逐月所
用糧食催督轉運司接運本路米斛起發外惟是全闕

見錢支遣若不控告朝廷給降應副將來定致闕絕有悞軍事欲望聖慈體念本路闕乏特降睿旨支賜錢四十萬貫準折金銀降下以充本軍三月之用或將吉州榷貨務見今入納錢物截日盡數就便支撥候過防秋日住罷庶免臨時往復奏請有悞國事

乞支錢糧贍給李横軍兵

臣契勘近據諸處關報襄陽失守鎮撫使李横等退師到漢陽軍界臣先權宜措置移牒李横等將所部軍馬

擇地利去處駐兵掩擊續承岳飛來諮目今李横等已至蘄黄州一行兵馬既經潰散若在江北住劄必不能安或令過江相兼捍禦却可為用臣亦已牒岳飛從長措置令逐項軍馬過江安泊老小了當整齪前去相兼捍禦及牒李横李道權聽岳飛分撥使喚并逐急差官水陸斡運糧米起發應副已累具上項因依申奏朝廷去訖今月二十八日承岳飛公文探聞李横等人馬被金齊各兵潰散前来各無闘志見有作過之人李道牛

臯兩項共有人兵千餘人已到江北岸張家渡及李横翟琮董先等共約有五千餘人已起發漢陽軍其李道牛臯再来申告乞聽岳飛節制内李道單騎已到江州臣契勘李横等一行人兵今相繼前来本司已逐旋起發糧米應副外所有日後合用錢糧未有官司主管今且以六千餘人約闕

用意

不淺蓋輕兵追襲為患速而小占據上流為患緩而大計朝廷已有措置非臣愚慮所及緣上流既失即自漢陽而下沿江諸郡皆順流可至之地不可一日弛備非特防秋而已臣已奏稟乞支降錢物打造戰船不惟本

路合行計置竊恐沿江諸路亦當如此兼聞光州順昌府各儲糧十數萬今則未見動息觀其意向必有所用

臣除不住移文制置使岳飛及本司所遣兵馬遠布耳目益嚴防守并召募硬探直往襄陽已來伺察敵情外所有漢陽沌口係漢江下流湖北帥司所隸更望聖慈特降睿旨嚴切戒約過為隄備庶免意外不虞之患

乞賜御筆

臣今日得岳飛書已定今月十九日出師臣竊惟大軍

一舉所係非輕臣願陛下以收復境土拯救生靈為念誠心黙禱克享成功仍乞親筆賜飛勉以盡忠體國之義使之激厲將士共立功名臣已累具奏陳乞在外宫觀然備位大臣不敢以中外為間併幸睿察

乞遣中使訓諭諸帥應援

臣昨日具奏岳飛已定今月十九日出師竊惟陛下渡江以來每遣兵將止是討蕩盜賊未嘗與敵國交鋒飛之此舉利害甚重或少有蹉跌則使偽境益有輕慢朝

廷之意臣願陛下曲留聖意凡有可以牽制應援助其
聲勢及饋餉錢糧等事督責有司速為應副頻以親筆
敦奬激勵且使諸路帥臣協力共濟庶使萬全
一乞遣中使齎親筆賜劉光世遣發王德酈瓊共以
萬人屯舒蘄間各將帶一兩月錢糧或岳飛關報
會合即令兼程前去併力攻討仍行下岳飛照會
一乞以親筆賜岳鄂劉洪道江西胡世將荆南解潛
等各務盡忠體國應岳飛報到遣發援兵資助糧

食及應干軍須等事一一應辦不得輙分彼此致

失機會

一乞並以金字牌先次發行仍諭光世已遣中使諭

旨使先知陛下丁寧之意臣已請宫祠既聞聖訓

不敢不盡愚見

貼黄 臣今所陳如或可採乞作聖意行出庶免越

職侵官之罪

奏王彦移軍事宜

路合行計置竊恐沿江諸路亦當如此兼聞光州順昌府各儲糧十數萬今則未見動息觀其意向必有所用臣除不住移文制置使岳飛及本司所遣兵馬遠布耳目益嚴防守并召募硬探直往襄陽已來伺察敵情外所有漢陽沌口係漢江下流湖北帥司所隷更望聖慈特降睿旨嚴切戒約過為隄備庶免意外不虞之患

乞賜御筆

臣今日得岳飛書已定今月十九日出師臣竊惟大軍

一舉所係非輕臣願陛下以收復境土拯救生靈爲念誠心默禱克享成功仍乞親筆賜飛勉以盡忠體國之義使之激厲將士共立功名臣已累具奏陳乞在外宫觀然備位大臣不敢以中外爲間併幸睿察

乞遣中使訓諭諸帥應援

臣昨日具奏岳飛已定今月十九日出師竊惟陛下渡江以來每遣兵將止是討蕩盜賊未嘗與敵國交鋒飛之此舉利害甚重或少有蹉跌則使僞境益有輕慢朝

廷之意臣願陛下曲留聖意凡有可以牽制應援助其聲勢及餽餉錢糧等事督責有司速為應副頻以親筆敦獎激勵且使諸路帥臣協力共濟庶使萬全

一乞遣中使齎親筆賜劉光世遣發王德酈瓊共以萬人屯舒蘄間各將帶一兩月錢糧或岳飛關報會合即令兼程前去併力攻討仍行下岳飛照會

一乞以親筆賜岳鄂劉洪道江西胡世將荆南解潛等各務盡忠體國應岳飛報到遣發援兵資助糧

食及應干軍須等事一一應辦不得輒分彼此致

失機會

一乞並以金字牌先次發行仍諭光世已遣中使諭

旨使先知陛下丁寧之意臣已請宮祠既聞聖訓

不敢不盡愚見

貼黄 臣今所陳如或可採乞作聖意行出庶免越

職侵官之罪

奏王彦移軍事宜

臣等適蒙宣諭王彦移軍事臣中間與張浚議及此事浚言彦病甚其次無可委之人萬一彦死其衆無所統屬所以有併歸岳飛之意儻如早來聖諭召彦赴闕則荆南錢糧不足其次既無可以倚仗之人切慮別致生事臣等商量欲作書與岳飛候飛移軍襄陽駐劄定然後行下王彦除命及一靣召彦前来則其衆已在襄陽部内不能轉動矣更合取自聖裁

乞起復

臣等契勘今日據岳飛下參謀官李若虛申岳飛於三月二十六日丁母憂乞别差官主管人馬臣等檢會大將丁憂例合起復縁初八日歇泊假欲從密院先降指揮照會起復令日下依舊主管人馬措置渡江於初八日進熟狀鎻院初九日降制

乞少寛憂顧

臣於今月初九日準金字牌降到親筆手詔以臣在郡之久無甚罪戾曲加奬諭仍戒飭防秋等事臣孤遠書

生本無榮望貪緣超躐皆自陛下親擢顧惟恩遇之隆九死不足塞責而孤忠寡與動觸怨仇重蒙全宥之私久竊宮祠之禄方杜門屏息幸保餘齡載被詔除更帥兩路雖以勤對拙不敢辭難而才力單微訖無可記惟陛下眷憐舊物闊略愆尤併示褒嘉益難負荷至如秋冬防托乃臣之職敢不仰體聖訓勉効萬分近岳飛到已發兵屯駐江上凡軍中事務一一商量措置飛久在江西人情地利素所習熟今陛下委付如此必能感激

奮勵向前立功臣謹當委曲協濟以圖報稱伏幸陛下少寛憂顧所有條畫事宜節次奏禀

日記雜録

紹興六年丙辰歳九月時奏車駕在道初二日發北郭亭晚泊臨平鎮奏事舟中方論奏岳飛之捷上顧謂右揆浚曰岳捷固可喜但淮上諸將各據要害雖為必守之計然兵家不慮勝唯慮敗耳萬一小蹉跌不知後段如何復顧其曰卿等更熟慮其等奉命而退

臣等適𫎇宣諭王彦移軍事臣中間與張浚議及此事浚言彦病甚其次無可委之人萬一彦死其衆無所統屬所以有併歸岳飛之意儻如早來聖諭召彦赴闕則荊南錢糧不足其次既無可以倚仗之人切慮别致生事臣等商量欲作書與岳飛候飛移軍襄陽駐劄定然後行下王彦除命及一面召彦前来則其衆已在襄陽部内不能轉動矣更合取自聖裁

乞起復

臣等契勘今月日據岳飛下參謀官李若虛申岳飛於三月二十六日丁母憂乞別差官主管人馬臣等檢會大將丁憂例合起復緣初八日歇泊假欲從密院先降指揮照會起復令日下依舊主管人馬措置渡江於初八日進熟狀鎖院初九日降制

乞少寛憂顧

臣於今月初九日準金字牌降到親筆手詔以臣在郡之久無甚罪戾曲加奬諭仍戒飭防秋等事臣孤遠書

生本無榮望爯緣超躐皆自陛下親擢顧惟恩遇之隆九死不足塞責而孤忠寡與動觸怨仇重蒙全宥之私久竊宫祠之禄方杜門屏息幸保餘齡載被詔除更帥兩路雖以勤對拙不敢辭難而才力單微訖無可記惟陛下眷憐舊物闊略愆尤併示褒嘉益難負荷至如秋冬防托乃臣之職敢不仰體聖訓勉効萬分近岳飛到已發兵屯駐江上凡軍中事務一一商量措置飛久在江西人情地利素所習熟今陛下委付如此必能感激

奮勵向前立功臣謹當委曲協濟以圖報稱伏幸陛下少寛憂顧所有條畫事宜節次奏禀

日記雜録

紹興六年丙辰歳九月時奏車駕在道初二日發北郭亭晚泊臨平鎮奏事舟中方論奏岳飛之捷上顧謂右揆浚曰岳捷固可喜但淮上諸将各據要害雖為必守之計然兵家不慮勝唯慮敗耳萬一小蹉跌不知後段如何復顧其曰卿等更熟慮其等奉命而退

初五日發皂林店晚泊秀州奏事河亭因及岳飛兩捷俘獲之物上曰兵家不無緣飾此不足道卿等因通書飛幕屬叩問子細非為核實有各賞典但欲知事宜形勢措畫之方耳浚奏曰飛之措置甚大今既至伊洛間如河陽太行一帶山寨必有通耗者自梁青之來常有往來之人其意甚堅確青懷衛間人嘗聚衆依太行數出擾磁相間金人頗患之今年春併兵力攻青以精騎數百突出渡河由襄漢來歸岳侯青兩河人呼為梁小

哥某奏曰河東山寨如韋詮忠輩今雖力屈就招然未甞下山隊伍器甲如舊據險自保耕種自如唯不出兵耳金人亦無如之何但羈縻之而已一旦王師渡河此曹必為我用上曰斯民不忘祖宗恩德如何吾料之非金人所能有某等同奏曰願陛下進德修業孜孜經營此念常如今日臣等願竭駑鈍裨佐萬一

初七日登平望是日岳飛捷奏至遣偏將収復商州且乞催已差知商州邵隆速來之任十三日晚得岳飛収

復西京長水縣捷報仍云已収兵復回鄂州以糧不繼

也

金佗續編卷二十九

初五日發皂林店晚泊秀州奏事河亭因及岳飛兩捷俘獲之物上曰兵家不無緣飾此不足道卿等因通書飛幕屬叩問子細非為核實有吝賞典但欲知事宜形勢措畫之方耳浚奏曰飛之措置甚大今既至伊洛間如河陽太行一帶山寨必有通耗者自梁青之来常有往來之人其意甚堅確青懷衛間人嘗聚衆依太行數出擾磁相間金人頗患之今年春併兵力攻青以精騎數百突出渡河由襄漢來歸岳侯青兩河人呼為梁小

哥某奏曰河東山寨如韋詮忠輩今雖力屈就招然未甞下山隊伍器甲如舊據險自保耕種自如唯不出兵耳金人亦無如之何但覊縻之而已一旦王師渡河此曹必為我用上曰斯民不忘祖宗恩德如何吾料之非金人所能有某等同奏曰願陛下進徳修業孜孜經營此念常如今日臣等願竭駑鈍裨佐萬一

初七日登平望是日岳飛捷奏至遣偏將収復商州且乞催已差知商州邵隆速來之任十三日晚得岳飛収

復西京長水縣捷報仍云已収兵復回鄂州以糧不繼
也

金佗續編卷二十九

金佗續編卷三十

宋 岳珂 撰

百氏昭忠録卷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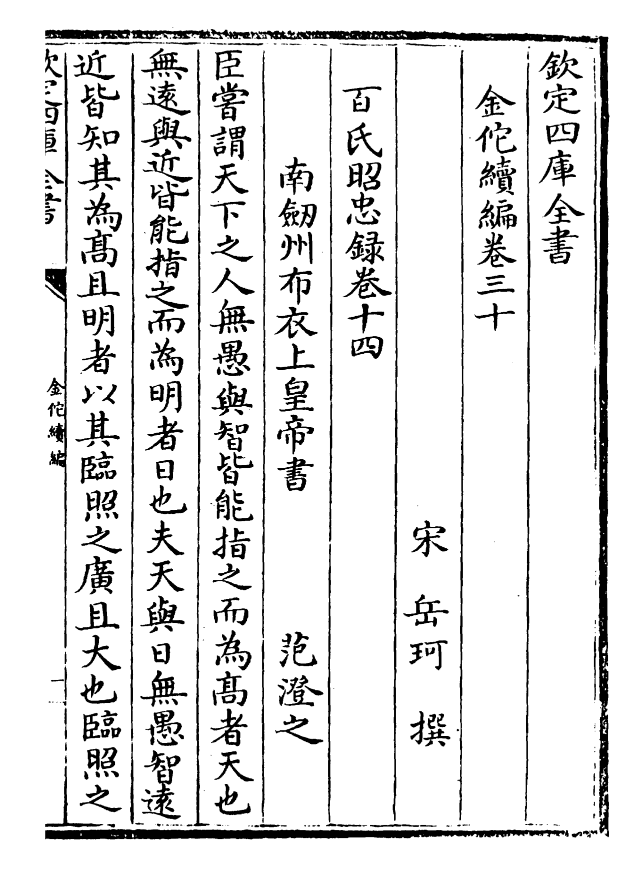
南劒州布衣上皇帝書　范澄之

臣嘗謂天下之人無愚與智皆能指之而為高者天也無遠與近皆能指之而為明者日也夫天與日無愚智遠近皆知其為髙且明者以其臨照之廣且大也臨照之

廣大則蒼然者宜無所不該赫然者宜無所不顯然而天下之物固有所不該固有所不顯者非天與日之不臨而照之也蓋物或自處於幽暗隱蔽之間勢不能以自暴白於天日之前則雖天與日之高且明亦不能自該而自顯之也及乎幽暗隱蔽者有所待而昭徹然後天日高明之功全而無所或虧矣惟人君之治天下天下之人尊之為天日也仰之為天日也又喻之為天日也夫尊仰而又喻之者以其勢之無所不臨而無所不

照也既無所不臨而無所不照矣然天下之事果無所
不該皦果無所不顯皦設有自處於幽暗隱蔽之間勢
不能自暴白於人君之前為人君者豈能知之乎此必
有待焉苟能徹其幽暗去其隱蔽昭然伸剖使之暴白
於冕旒之前使人君高明之功遂全而無所虧顧不偉
哉恭惟皇帝陛下乾剛施普離明繼照即位十五餘年
中興之功遠過漢唐天下之人愚智遠近指之為天指
之為日凡尊仰而又喻之者為未足道也然天下之事

尚有未該而未顯者臣請徹幽暗去隱蔽曉然明白於陛下之前使陛下高明之功遂全盛而無所虧願陛下試詳聽之竊論天下之勢有輕重童子能知之天下之事有疑似聖人難知之惟其難知此所以不可不辨方陛下中興之初以韓世忠鎮淮西以張浚鎮建康以岳飛鎮荆襄付之以方面之權以制敵人當此之時將帥為重及陛下一旦出不世之略憂尾大之禍駕御籠絡而寵之以樞密之任天下之人皆駭矚而敵人聞之亦



金佗續編卷三十

宋 岳珂 撰

百氏昭忠録卷十四

南劒州布衣上皇帝書　　范澄之

臣嘗謂天下之人無愚與智皆能指之而為高者天也無遠與近皆能指之而為明者日也夫天與日無愚智遠近皆知其為高且明者以其臨照之廣且大也臨照之

廣大則蒼然者宜無所不該赫然者宜無所不顯然而天下之物固有所不該固有所不顯者非天與日之不臨而照之也蓋物或自處於幽暗隱蔽之間勢不能以自暴白於天日之前則雖天與日之高且明亦不能自該而自顯之也及乎幽暗隱蔽者有所待而昭徹然後天日高明之功全而無所或虧矣惟人君之治天下天下之人尊之為天日也仰之為天日也又喻之為天日也夫尊仰而又喻之者以其勢之無所不臨而無所不

照也既無所不臨而無所不照矣然天下之事果無所不該歟果無所不顯歟設有自處於幽暗隱蔽之間勢不能自暴白於人君之前為人君者豈能知之乎此必有待焉茍能徹其幽暗去其隱蔽昭然伸剖使之暴白於冕旒之前使人君高明之功遂全而無所虧顧不偉哉恭惟皇帝陛下乾剛施普離明繼照即位十五餘年中興之功遠過漢唐天下之人愚智遠近指之為天指之為日凡尊仰而又喻之者為未足道也然天下之事

尚有未該而未顯者臣請徹幽暗去隱蔽曉然明白於陛下之前使陛下高明之功遂全盛而無所虧願陛下試詳聽之竊論天下之勢有輕重童子能知之天下之事有疑似聖人難知之惟其難知此所以不可不辨方陛下中興之初以韓世忠鎮淮西以張浚鎮建康以岳飛鎮荆襄付之以方面之權以制敵人當此之時將帥為重及陛下一旦出不世之略憂尾大之禍駕御籠絡而寵之以樞密之任天下之人皆駭矚而敵人聞之亦

褫魄當此之時朝廷為重此輕重之勢童子能知之矣既而張俊涖諸軍岳飛奉朝請而陛下之睿謀神斷愈益高明然昨覩牓示遽以樞密行府見勘張憲其謀有累於岳飛遂逮繫詔獄連及妻子天下之人不知岳飛之罪又畏扇搖之誅莫不顧眄相視傍徨不能去如病瘖之人終日茹苦而不敢吐何者事出於疑似之間而聖人難知者也昔者漢高帝之治天下如天日之高明矣蕭何為相國得罪下廷尉此何自處於幽暗隱蔽之

間而其勢無以暴白於高帝之前也王衛尉一言而高祖聽之斷然釋其疑似之嫌以全其高明之功孝文帝之治天下亦如天日之高明矣周勃為太尉得罪下廷尉此又勃自處於幽暗隱蔽之間而其勢無以自暴白於文帝之前也薄昭一言而文帝聽之斷然釋其疑似之嫌以全其高明之功高祖孝文之於蕭何勃既捕之於前又釋之於後後世之人不以為過者疑似之嫌既釋聖哲之道愈明也今陛下捕繫岳飛是飛有以取之

也是飛自處於幽暗隱蔽之間也是非陛下不臨而照之也夫以其自處於幽暗隱蔽之間而其勢不能自暴白於陛下之前而陛下孰得而臨照之哉況方當迅雷震霆之怒勢不及於掩耳而天下之民踈賤無知不敢為陛下言百官有司各有攸職不肯為陛下言宰輔之臣媚敵急和又決不為陛下言是陛下卒不得而臨照之此臣布衣之士所以不敢不為陛下言也大抵治軍者不能舉軍皆愛治獄者不能舉世皆平何哉寬仁者

不足以得其死力而承風者不能無羅織之訊故得士卒之心者必得罪於偏裨有睚眦之隙者必煅鍊以成獄岳飛之治兵嚴肅而尚威此疑其得罪於偏裨者也張憲之文連主帥此疑其煅鍊以成獄者也煅鍊之獄雖成而萬一有疑似之跡則臣不得而知然亦在陛下廣髙明之見而以情察之可也况武夫悍卒不知禮法多不能自避於瓜李之言夫岳飛未遇陛下十年之前一匹夫耳陛下夘而翼之以至成功去宣撫之權而典

褫魄當此之時朝廷為重此輕重之勢童子能知之矣既而張俊涖諸軍岳飛奉朝請而陛下之睿謀神斷愈益高明然昨覩牓示遽以樞密行府見勘張憲其謀有累於岳飛遂逮繫詔獄連及妻子天下之人不知岳飛之罪又畏扇揺之誅莫不顧盼相視傍徨不能去如病瘖之人終日茹苦而不敢吐何者事出於疑似之間而聖人難知者也昔者漢高帝之治天下如天日之高明矣蕭何為相國得罪下廷尉此何自處於幽暗隱蔽之

間而其勢無以暴白於高帝之前也王衛尉一言而高祖聽之斷然釋其疑似之嫌以全其髙明之功孝文帝之治天下亦如天日之髙明矣周勃為太尉得罪下廷尉此又勃自處於幽暗隱蔽之間而其勢無以自暴白於文帝之前也薄昭一言而文帝聽之斷然釋其疑似之嫌以全其髙明之功髙祖孝文之於蕭何勃既捕之於前又釋之於後後世之人不以為過者疑似之嫌既釋聖哲之道愈明也今陛下捕繫岳飛是飛有以取之

也是非陛下不臨而照之也夫以其自處於幽暗隱蔽之間而其勢不能自暴白於陛下之前而陛下孰得而臨照之哉況方當迅雷震霆之怒勢不及於掩耳而天下之民踈賤無知不敢為陛下言百官有司各有攸職不肯為陛下言宰輔之臣媢敵急和又決不為陛下言是陛下卒不得而臨照之此臣布衣之士所以不敢不為陛下言也大抵治軍者不能舉軍皆愛治獄者不能舉世皆平何哉寬仁者

不足以得其死力而承風者不能無羅織之訊故得士卒之心者必得罪於偏裨有睚眦之隙者必煅鍊以成獄岳飛之治兵嚴肅而尚威此疑其得罪於偏裨者也張憲之文連主帥此疑其煅鍊以成獄者也煅鍊之獄雖成而萬一有疑似之跡則臣不得而知然亦在陛下廣高明之見而以情察之可也況武夫悍卒不知禮法多不能自避於瓜李之言夫岳飛未遇陛下十年之前一匹夫耳陛下卵而翼之以至成功去宣撫之權而典

副樞之任陛下何負於飛而飛乃爾也議者以韓信之事為說是大不然彼韓信者是漢髙不可無之人也是漢髙祖甞許之以真王者也既定天下遂奪其齊楚而侯之是信之所以怏怏也今宣撫之尊孰與樞密之重而陛下未嘗先許之以此也彼飛以匹夫之心十年之間取陛下三公於其志葢亦足矣且身居陛下禁城之中去荆襄數千里之遠而又無權以制之彼偏裨者又豈能奉承其命如平昔者也况今楚泗建康荆襄之軍

皆陛下之軍也彼其將帥士卒自知身屬陛下固已安之矣或恐一旦聞有所謂分析離散之事而驚駭亂常亦其理也彼其平生以甲冑干戈為周身之具當其驚駭亂常之時而擐甲執兵又其理也若於此時諭而安之宜無有它嘗觀郭子儀以副元帥居蒲也其子晞屯邠州軍士放縱段秀實取而殺之闔營大譟擐起而擐甲秀實笑而諭之一軍遂寧當是時使秀實究獄而以一章至長安則子儀又在疑似之間也唯秀實能諭而

安之不以聞於唐帝故子儀免疑似之嫌而關輔之兵不擾向使秀實生於今日為陛下措置此事則飛必不居疑似之嫌况敵人未滅飛之力尚能戡定陛下方銳意於恢復祖宗之業是豈可令將帥相屠自為敵人報仇哉春秋之時子玉得罪於楚也屢矣成王殺之而後晉侯之喜可知也南北之時檀道濟有功於宋也亦屢矣文帝殺之而後魏又有飲馬長江之志也此皆前代之鑑戒不可不察故臣願陛下自尊其髙明之德而臨

照之又思漢高帝孝文之事而釋飛於疑似之嫌以全
陛下高明之功此非獨臣私心之所言實天下公心之
所言也臣之與飛素無半面之雅亦未嘗漫刺其門而
受一飯之德獨為陛下重惜朝廷之體耳臣非不知陛
下方震怒之初疑似未辨之際此言一聞必罰無赦
大則身汚鼎鑊小則竄跡遐荒而輒敢攖逆鱗犯忌
諱者誠懐愛君之心恐虧陛下之高明也伏望陛下
重惜國體不憚改為斷自宸衷特垂赦宥使君臣之

副樞之任陛下何負於飛而飛乃爾也議者以韓信之事為說是大不然彼韓信者是漢髙不可無之人也是漢髙祖嘗許之以真王者也既定天下遂奪其齊楚而侯之是信之所以怏怏也今宣撫之尊孰與樞密之重而陛下未嘗先許之以此也彼飛以匹夫之心十年之間取陛下三公於其志蓋亦足矣且身居陛下禁城之中去荆襄數千里之遠而又無權以制之彼偏裨者又豈能奉承其命如平昔者也况今楚泗建康荆襄之軍

皆陛下之軍也彼其將帥士卒自知身屬陛下固已安之矣或恐一旦聞有所謂分析離散之事而驚駭亂常亦其理也彼其平生以甲冑干戈為周身之具當其驚駭亂常之時而擐甲執兵又其理也若於此時諭而安之宜無有它嘗觀郭子儀以副元帥居蒲也其子晞屯邠州軍士放縱段秀實取而殺之闔營大噪擐起而擐甲秀實笑而諭之一軍遂寧當是時使秀實究獄而以一章至長安則子儀又在疑似之間也唯秀實能諭而

安之不以聞於唐帝故子儀免疑似之嫌而闗輔之兵不擾向使秀實生於今日為陛下措置此事則飛必不居疑似之嫌況敵人未滅飛之力尚能戡定陛下方銳意於恢復祖宗之業是豈可令將帥相屠自為敵人報仇哉春秋之時子玉得罪於楚也屢矣成王殺之而後晉侯之喜可知也南北之時檀道濟有功於宋也亦屢矣文帝殺之而後魏又有飲馬長江之志也此皆前代之鑑戒不可不察故臣願陛下自尊其髙明之德而臨

照之又思漢髙帝孝文之事而釋飛於疑似之嫌以全陛下髙明之功此非獨臣私心之所言實天下公心之所言也臣之與飛素無半面之雅亦未嘗漫刺其門而受一飯之徳獨為陛下重惜朝廷之體耳臣非不知陛下方震怒之初疑似未辨之際此言一聞必罰無赦大則身汚鼎鑊小則竄跡遐荒而輙敢攖逆鱗犯忌諱者誠懷愛君之心恐虧陛下之髙明也伏望陛下重惜國體不憚改為斷自宸衷特垂赦宥使君臣之

義復全於今日而飛之餘忠尚得効於後来天下幸甚
幸甚干冐天威臣無任俯伏待罪之至臣澄之昧死百
拜

高郵軍紹興三巨公祠記　戴栯

建炎時巡留蹕吳會故淮左為畿甸藩翰髙郵又為淮
左心膂審伸縮察虛實者必盡心焉方張忠獻越江督
師憑髙寄懷有鷹揚鄣徐電掃雲朔之志今瞻衮堂則
公徙倚之地也韓忠武馘黠悍之敵殄偽劉之兵域土

庤糧今郡城則公版栽之遺也岳忠武親援矢矛虎視
一方去郭數十井土名三棨則公結寨之址也嵗時遷
改烝嘗之虔徒使孤臣憤士想義慨於凍雲凄雨之餘
墨客騷流索遺蹤於秋草斷煙之外非曠歎歟楄假守
是邦越明年寳慶改元得地於郡庠之西薙草築祠以
屬民志未幾與節去郡於是委其役於郡僉王君渭老
丁亥三月告成客或諗楄曰夫三鉅公皆鋭志中原者
也然考南北兵力之堅脆酌六朝已事之失得則離合

大勢類非征誅所能奠也楠曰不然金人自海陬而聚兵崛起而有中原二帝四王之統衣章禮典之舊其初不敢安於所有也始畀偽楚再畀偽齊當是時我之國勢方植而未固將材方集而未梟兵實方討而未勁也故難與爭鋒二十年間敵益厭兵益圖安捷大河之南以還我我之兵將鷙擊爭奮百死不却合我師鷙擊爭奮之勢乘敵人厭兵圖安之心中原可折箠而定也故和者彼之願欲戰者我之事機黠羣策以請和舍我事

機而中彼之願欲是自誤而已爾此陵谷有變遷日月有虧合三巨公之盛心未始一日消歇也想其忠憤之氣充薄宇内為飈風為怒濤歟為迅雷為激電歟或為干將為巨闕以燭撑犂之表歟為枉矢為攙槍以射參晉之墟歟不然則騎箕上天決銀河以洗甲歟俎豆於環堵之宫是殆鳳凰去而泣梧桐之棲歟然則死而不滅者公之志於國也亡而若存者邦人之志於公也是世道之綱也抑人心之天也不可以不揭也後五月望

義復全於今日而飛之餘忠尚得効於後来天下幸甚幸甚干冐天威臣無任俯伏待罪之至臣澄之昧死百拜

髙郵軍紹興三巨公祠記　戴桷

建炎時巡留蹕吳會故淮左為畿甸藩翰髙郵又為淮左心膂審伸縮察虛實者必盡心焉方張忠獻越江督師憑髙寄懐有鷹揚鄣徐電掃雲朔之志今瞻衮堂則公徙倚之地也韓忠武醎黠悍之敵殄偽劉之兵域土

庤糧今郡城則公版栽之遺也岳忠武親援矢矛虎視一方去郭數十井土名三棃則公結寨之址也歲時遷改烝嘗之處徒使孤臣憤士想義慨於凍雲淒雨之餘墨客騷流索遺蹤於秋草斷煙之外非曠歎歟桶假守是邦越明年寶慶改元得地於郡庠之西薙草築祠以屬民志未幾與節去郡於是委其役於郡僉王君渭老丁亥三月告成客或諗桶曰夫三鉅公皆銳志中原者也然考南北兵力之堅脆酌六朝已事之失得則離合

大勢類非征誅所能蕆也楠曰不然金人自海陬而聚兵崛起而有中原二帝四王之統衣章禮典之舊其初不敢安於所有也始畀偽楚再畀偽齊當是時我之國勢方植而未固將材方集而未梟兵實方討而未勁也故難與爭鋒二十年間敵益厭兵益圖安捷大河之南以還我我之兵將鷙擊爭奮百死不却合我師鷙擊爭奮之勢乘敵人厭兵圖安之心中原可折箠而定也故和者彼之願欲戰者我之事機黜羣策以請和舍我事

機而中彼之願欲是自誤而已爾此陵谷有變遷日月有虧合三巨公之盛心未始一日消歇也想其忠憤之氣充薄宇内為飈風為怒濤歟為迅雷為激電歟或為干將為巨闕以燭撑犂之表歟為枉矢為攙槍以射參晉之墟歟不然則騎箕上天決銀河以洗甲歟俎豆於環堵之宫是殆鳳凰去而泣梧桐之棲歟然則死而不滅者公之志於國也亡而若存者邦人之志於公也是世道之綱也抑人心之天也不可以不揭也後五月望

日朝奉郎尚書戶部員外郎總領淮西軍馬錢糧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戴桷撰

郢州忠烈行祠記

王自中

余浮九江遡大别循漢水而上父老往往能道岳公事至有垂涕者曰徽岳公吾屬久無類矣當是時僞齊方張安陸已為齊守公之引而西也實始破郢兵薄郢敵馮壘自豪公一麾之衆皆累肩而升殺其卒七千人積其尸與天王樓相高還故民之離散者余過郢郢父老

又指余言所破城處而訪公祠無之以問太守張侯於郢日夜條理之葺弊營新不翅如治生業顧獨無岳公祠何耶侯曰購木矣余至鄴未更月侯以書來告祠成且曰以記屬予岳公事世所稱説者甚多然其言不雅馴以余所詳知其目有八一曰忠臨戎誓衆言及國家之禍仰天横泗士皆欷歔而聽命聞大駕所幸未嘗背其方而坐二曰虚心食客所至常滿商論古今相究詰切直無所違忤三曰整兵所經夜宿民户外民開門納

之莫敢先入晨起去草葺無亂者四曰廉一錢不私藏五曰公小善必賞小過必罰待數千萬人如待一人六曰定猝遇敵不為摇動敵以為撼山易撼岳家軍難七曰選能背嵬所向一皆當百八曰不貪功功率推與其下有是八者所以名烈嵬然舉入郢之師以臨襄沔定南陽毋敢膺其鋒者其後一出而平虢略下商於再出遂取許昌以瞰陳留敵人畏遠北遁中原百姓牛酒日至謂旦夕天下可定不幸謀未及展事忽中變聖上嗣

服首旌其功立廟賜謚録用其後昆之賢賜廟號曰忠烈而江湖之民至今繪其像家家奉祀之今張侯又能卒民之志使其奠食於郢則忠勞之報豈不厚哉余故歷叙其所以為將者八條俾来者有則是亦侯之心也

公諱飛河朔人官至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武穆侯尚書公仲子尚書公建炎初使敵留闕而歸節比典屬國宜其子知所好尚加闕

孝曾字王闕余則東州王自中也淳熈十五年秋九月

日朝奉郎尚書戸部員外郎總領淮西軍馬錢糧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戴楠撰

郢州忠烈行祠記

王自中

余浮九江逾大别循漢水而上父老往往能道岳公事至有垂涕者曰微岳公吾屬久無類矣當是時偽齊方張安陸已為齊守公之引而西也實始破郢兵薄郢敵憑壘自豪公一麾之衆皆累肩而升殺其卒七千人積其尸與天王樓相高還故民之離散者余過郢郢父老

又指余言所破城處而訪公祠無之以問太守張侯於郢日夜條理之葺弊營新不翅如治生業顧獨無岳公祠何耶侯曰購木矣余至鄂未更月侯以書来告祠成且曰以記屬予岳公事世所稱說者甚多然其言不雅馴以余所詳知其目有八一曰忠臨戎誓衆言及國家之禍仰天橫泗士皆欷歔而聽命聞大駕所幸未嘗背其方而坐二曰虛心食客所至常滿商論古今相究詰切直無所違忤三曰整兵所經夜宿民戸外民開門納

之莫敢先入晨起去草葺無亂者四曰廉一錢不私藏五曰公小善必賞小過必罰待數千萬人如待一人六曰定猝遇敵不為搖動敵以為撼山易撼岳家軍難七曰選能背嵬所向一皆當百八曰不貪功功率推與其下有是八者所以名烈嶤然舉入郢之師以臨襄沔定南陽毋敢攖其鋒者其後一出而平虢略下商於再出遂取許昌以瞰陳留敵人畏遠北遁中原百姓牛酒日至謂旦夕天下可定不幸謀未及展事忽中變聖上嗣

服首旌其功立廟賜謚録用其後昆之賢賜廟號曰忠烈而江湖之民至今繪其像家家奉祀之今張侯又能卒民之志使其奠食於郢則忠勞之報豈不厚哉余故歷叙其所以為將者八條俾来者有則是亦侯之心也公諱飛河朔人官至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武穆侯尚書公仲子尚書公建炎初使敵留闕而歸節比典屬國宜其子知所好尚加闕孝曾字王闕余則東州王自中也淳熙十五年秋九月

望日記

宜興縣鄂王廟記　周端朝

中興三十餘年事論底定闕　武穆王以誼尊宗社志還故疆為闕　一妥靈揭敬被于荆襄夏郢追胙至闕　震耀矣始建炎間敵師南軼王憤然提勁旅轉戰桐汭連奏六捷俘執其吏東次溧陽時巨盗旁午闕宜興殷實吸衆冦犯官旅雎伏縣郭將陷王亟引兵至盗郛吉望風竄偃深匯王追奔殲殄盡還所掠

輜舟百餘盜相挺未已率精鋭數千計王多設方略降馬臯愲林聚馘張威武蹴戚方駐軍張渚犀醜全清旁郡邑棄資儲來保宜興踰萬室方蹈躪孔棘賣城畔走近壘重邪不自保固而宜興外捍敵内攘盜存立無震王之勲烈雖降在一縣豈不偉歟比聯守将能盡為是則石城湯池襟帶千里敵已無噍類矣余觀王抗志不撓誓滅强敵既掃空洞庭通闗江漢然後舉肱河雒決皆燕趙汔以其身偕為死生視留題金沙寺時氣槩已

見英爽有知其當肘夷門蹠居庸也而豈望報一邑安其香火之留哉其摧戕寃鬱以功為諱而宜與之人實曰王之恩我等父母也象設祭嘗卒與國家褒幽節謚之典相為後先謂義不根人心亦豈然也顧出閭里綿蕝末稱嘉定十一年知縣事戴君桷甫上謁猶即周孝侯祠下慨然曰豐功而薄祀貴爵而附處縣大夫以政廸民者也其敢忘革乎度地塏鳩財餘將為新宫以侈祀事郡守趙侯崇模王之孫嘉與守闕佐其費合凡

資用役不及民明年六月糾材庀築重堂崇植臺廡森聳備服南面旟纛儼雅邑人闐溢讙舞還念舊事歎百年之愈不忘也古者制禮主教民報天地社稷品節降殺先蠶農師國里竭出本祖駿業雖培德性皆示民防範之至也忠名勇績其大者益巳默扶邦烈顯關世道非一邑得私以為賜而為政者教民以不偷其必自豐報始矣相攸斯宇仰挹善卷之高俯激罨畫之清以詠鄂王之德於無窮義問交暢善意周匝抑俾美材輩産

望日記

宜興縣鄂王廟記　　周端朝

中興三十餘年事論底定闕　武穆王以誼尊宗社志還故疆為闕　一妥靈揭敬被于荆襄夏郢追胙至闕　震耀矣始建炎間敵師南軼王憤然提勁旅轉戰桐汭連奏六捷俘執其吏東次溧陽時巨盜旁午闞宜興殷實吸衆寇犯官旅雌伏縣郭將陷王亟引兵至盜郭吉望風竄匿深匯王追奔殲殄盡還所掠

輜舟百餘盜相挻未已率精鋭數千計王多設方畧降馬臯慴林聚馘張威武蹴戚方駐軍張渚羣醜全清旁郡邑棄資儲來保宜興踰萬室方蹈躪孔棘賣城畔走近壘重邪不自保固而宜興外捍敵内攘盜存立無震王之勲烈雖降在一縣豈不偉歟比聯守將能盡為是則石城湯池襟帶千里敵已無噍類矣余觀王抗志不撓誓滅强敵既掃空洞庭通關江漢然後舉肱河雒決眥燕趙汔以其身佁為死生視留題金沙寺時氣槩巳

見英爽有知其當肘夷門蹠居庸也而豈望報一邑安其香火之留哉其摧戕寃鬱以功為諱而宜與之人實曰王之恩我等父母也象設祭嘗卒與國家褒幽節謚之典相為後先謂義不根人心亦豈然也顧出閭里綿蕝未稱嘉定十一年知縣事戴君桷甫上謁猶即周孝侯祠下慨然曰豐功而薄祀貴爵而附處縣大夫以政廸民者也其敢忘革乎度地塏嶋財餘將為新宮以侈祀事郡守趙侯崇模王之孫嘉與守闕佐其費合凡

貲用役不及民明年六月糾材庀築重堂崇植臺廡森聳備服南面旟纛儼雅邑人闐溢讙舞還念舊事歎百年之愈不忘也古者制禮主教民報天地社稷品節降殺先蠶農師國里竭出本祖駿業雖培德性皆示民防範之至也忠名勇績其大者益已默扶邦烈顯關世道非一邑得私以為賜而為政者教民以不偷其必自豐報始矣相攸斯宇仰挹善卷之高俯激罨畫之清以詠鄂王之德於無窮義問交暢善意周匝抑俾美材輩產

以保乂王家滋不亦所望於邑之人乎戴君永嘉人端尹岷隱先生之冢嗣端尹甞以盛心名命其子其為政宜知本末是宜書十月既望從政郎太學錄周端朝記

宜興縣生祠叙　　　錢　湛

周侯子隱廟食荊谿之濵幾及千載豈惟忠烈秩于祀典殆以其斬蛟射虎除害一時於是邑人祠之益久而奉之益勤也建炎庚戌仲春岳公觀察總熊羆之師以捍國保民為志爰自桐川次于陽羨時方外侮內盜交

冠四境舉邑生靈幾死而復生者屢矣皆公之造也其德孰加焉人莫不謂父母生我也易公之保我也難無以見其報稱不忘之意廼立生祠繪英雄卓絕之姿修泌水芬馨之奉子子孫孫瞻事無斁可使血食萬古當無愧於前人諶攝宰是邑式觀盛事然察人之情猶以為未至皆欲圖像于家與其稚老晨昏欽仰如奉省定而後已予恐作繪者不能人給寫之或失其真又聞四方之人莫不願識荊州求而有所未得於是摹刻于石

庸廣其傳仲秋朔通直郎權知縣事兼兵馬都監錢諶
謹叙

祭岳鄂王文并序　李臯

嘉定甲申八月十一日重修岳武穆鄂王祠廟告
成寶謨閣待制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鄂州事李臯
謹用三牲恪修祀事禮容克舉樂舞備具文武寮
屬曁軍旅將士上下莫不咸在臯乃為文以祭其
詞曰嗚呼靖炎之交事奚忍言强敵馮陵天晴日

昏王起草莽奮戈中原誓夷華夏亟解㤥惛英畧不世勁氣軒軒智絶一代勇兼百賁實天所授以拯黎元張宗二豪截掖截援國士見遇視猶弟昆王益感厲攄心瀝肝志意脗合忠義永存南薫大鏖血蹀於門天聲一振威讋塞垣翠華渡江王亦南轅羣盜圜起嘯徒孔繁分據淮泗蟻結蜂屯義旗所指獸駭雲奔包舉襄郢席卷洛宛洶湧之勢如擊鵰鶚湖冦負固錯列雄蹲刻日翦除殲其鱓鼉波澄洞庭塵清湘沅三軍承風肅肅嘽

以保乂王家滋不亦所望於邑之人乎戴君永嘉人端尹岷隱先生之冢嗣端尹甞以盛心名命其子其為政宜知本末是宜書十月既望從政郎太學錄周端朝記

宜興縣生祠叙　　錢湛

周侯子隱廟食荊谿之濆幾及千載豈惟忠烈秩于祀典殆以其斬蛟射虎除害一時於是邑人祠之益久而奉之益勤也建炎庚戌仲春岳公觀察總熊羆之師以捍國保民為志爰自桐川次于陽羨時方外侮内盗交

冠四境舉邑生靈幾死而復生者屢矣皆公之造也其德孰加焉人莫不謂父母生我也易公之保我也難無以見其報稱不忘之意迺立生祠繪英雄卓絶之姿修泌水芬馨之奉子子孫孫瞻事無斁可使血食萬古當無愧於前人諶攝宰是邑式觀盛事然察人之情猶以為未至皆欲圖像于家與其稚老晨昏欽仰如奉省定而後已予恐作繪者不能人給寫之或失其真又聞四方之人莫不願識荆州求而有所未得於是摹刻于石

庸廣其傳仲秋朔通直郎權知縣事兼兵馬都監錢諶謹叙

祭岳鄂王文并序　李𡌴

嘉定甲申八月十一日重修岳武穆鄂王祠廟告成寶謨閣待制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鄂州事李𡌴謹用三牲恪修祀事禮容克舉樂舞備具文武寮屬曁軍旅將士上下莫不咸在𡌴乃爲文以祭其詞曰嗚呼靖炎之交事奚忍言强敵馮陵天㬢日

昏王起草萊奮戈中原誓夷華夏亟解㤭惛英畧不世
勁氣軒軒智絶一代勇兼百賁竇天所授以拯黎元張
宗二豪戴掖戴援國士見遇視猶弟昆王茲感厲攄心
瀝肝志意脗合忠義永存南薰大鏖血蹀於門天聲一
振威聾讋塞垣翠華渡江王亦南轅羣盜圜起嘯徒孔繁
分據淮沔蟻結蜂屯義旗所指獸駭雲奔包舉襄郢席
卷洛宛洶湧之勢如擊鵬鶚湖寇負固錯列雄蹲刻日
翦除殲其鱓鼉波澄洞庭塵清湘沅三軍承風肅肅嘽

嘽師行所至車鏊馬閒嚴令一布曽莫敢干市不改肆
里無逸豚鄙頴再克鋭氣如翰遺民傒來踵至壺飧按
行都邑展禮陵園功喪垂成智士嗟憤存心宗國用意
本根囊封至論密扣帝閽嫌疑豈恤忠藎畢殫勲勞始
終光紀旃㦟讒夫鴟張電驚譁喧鑿空傅致巧舌淵翻
王亦弗屈卒抱沉寃海内扼腕聲隨氣呑大明昇天景
耀有焞盡燭險幽光賁英䰟嗚呼將勇維常知義者難
將材衆建尚德者尊王兼二長藴識不煩用不盡能時

運有關征伐之利著謙之坤王少挺特志非蕃樊貌視同輩有如蝨蟊豐公一箴佩服靡諼居如儒紳以禮自藩身歿名垂澤流後昆發潛增耀厥有聞孫𡨋於王美宿所討論誅姦既死有舌莫捫來臨汝羨繆紆上恩考尋舊規攬涕潺湲顧眂王祠敗屋頹垣惕然于衷義奚敢安乃命更葺亢司有官奐然一新邦人改觀庸示後勸且愧前謾曰闕衣冠祀事孔虔餘威在顔乃蠲牲拴乃薦蘋蘩靈其戾止歆此一樽

擬建儲劄　　　　　　　　　　　　朱熹

熹等竊聞高宗皇帝駐蹕紹興時有小官婁寅亮上書以皇嗣未生乞選宗室子入侍禁中是時高宗年未三十一聞其言欣然開納即以寅亮爲監察御史其後宰相趙鼎張浚等遂建大議至尊壽皇聖帝由此入資善堂封建國公然猶未正皇嗣之名仍有配嫡之慮議者憂之又後數年乃有張燾之疏見於其家所述行狀最後因范如圭進其所集昭陵儲議且請高宗斷以公道

毋貳毋疑其言尤切一日高宗遂詔宰相陳康伯定策以壽皇為皇子進封建王遂自儲宮正位宸極其事見於日歷本末詳備熹等切惟堯父舜子傳授之美遠邁前世冠絶古今雖由天命非出人謀然而一二忠賢抗言悟主其功亦不可以不録又聞故將岳飛亦嘗有請言故殿中侍御史張戒私記其事而他臣僚亦有嘗獻言者但無文字可以稽考欲望朝廷特賜開陳廣行搜訪稍加褒顯以見聖朝崇德報功之意

嘽師行所至車整馬閒嚴令一布曽莫敢干市不改肆里無逸豚鄙頒再克鋭氣如翰遺民傒來踵至壺飱按行都邑展禮陵園功喪垂成智士嗟憤存心宗國用意本根囊封至論密扣帝閽嫌疑豈恤忠藎畢殫勲勞始終光紀旂幟讒夫鴟張電驚譁喧鑿空傅致巧舌瀾翻王亦弗屈卒抱沉寃海内扼腕聲隨氣呑大明昇天景耀有燁盡燭險幽光賁英魂嗚呼將勇維常知義者難將材衆建尚德者尊王兼二長藴識不煩用不盡能時

運有關征伐之利著謙之坤王少挺特志非蓄樊貌視同
輩有如蟲蠶豐公一箴佩服靡諼居如儒紳以禮自藩
身歿名垂澤流後昆發潛增耀厥有聞孫臬於王美宿
所討論誅姦既死有舌莫捫來臨汃羡繆紆上恩考尋
舊規攬涕潺湲頧眂王祠敗屋頹垣惕然于衷義奚敢
安乃命更葺亢司有官奐然一新邦人攺觀庸示後勸
且愧前謾曰闕衣冠祀事孔虔餘威在顏乃
蠲牲拴乃薦蘋蘩靈其戾止歆此一樽

擬建儲劄

朱熹

熹等竊聞高宗皇帝駐蹕紹興時有小官婁寅亮上書以皇嗣未生乞選宗室子入侍禁中是時高宗年未三十一聞其言欣然開納即以寅亮為監察御史其後宰相趙鼎張浚等遂建大議至尊壽皇聖帝由此入資善堂封建國公然猶未正皇嗣之名仍有配嫡之慮議者憂之又後數年乃有張燾之䟽見於其家所述行狀最後因范如圭進其所集昭陵儲議且請高宗斷以公道

母貳毋疑其言尤切一日高宗遂詔宰相陳康伯定策以壽皇為皇子進封建王遂自儲宫正位宸極其事見於日歷本末詳備熹等切惟堯父舜子傳授之美遠邁前世冠絶古今雖由天命非出人謀然而一二忠賢抗言悟主其功亦不可以不録又聞故將岳飛亦嘗有請故殿中侍御史張戒私記其事而他臣僚亦有嘗獻言者但無文字可以稽考欲望朝廷特賜開陳廣行捜訪稍加褒顯以見聖朝崇德報功之意

婁寅亮張壽趙鼎文字抄錄見到其范如圭有子念德見知平江府長洲縣張戒家在建昌軍居住欲乞行下兩處取索其張戒亦係紹興名臣有奏議文集雜記等書凡數十卷并乞指揮建昌軍抄錄申送付下實錄院參照修纂

乞昭雪奏劄　　杜莘老

臣聞燕昭築臺而羣賢願歸勾踐式蛙而戰士思奮故能破强齊擒夫差霸諸侯威震天下良由二君有激厲

之術使人樂為用也恭惟陛下憤敵渝盟躬行天討必欲掃除強敵再清中原復二帝之讎隆萬世之業詎可無激厲之術以勸士大夫邪臣竊見往者秦檜擅權力主和議沮天下忠臣義士之氣使不得伸是以胡銓直臣也以上書激切檜遂貶之遠方二十餘年不用岳飛良將也以決意用兵檜又致極法家屬盡徙嶺表至今人言其冤往往為之出涕臣願陛下思感感之義霈渙號之恩召還胡銓亟賜擢用昭雪岳飛錄其子孫以激

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則在廷之臣必黽勉而盡忠沿邊之將必踴躍而効命臣鄰盡忠於內將士効命於外以此破敵何敵不摧以此建功何功不立誠帝王鼓動天下之至權也

論巳破汝潁商虢伊陽長水乞豫防金齊會合之計奏劄

陳公輔

臣竊觀采薇遣戍役之詩言一月三捷葢先王之兵以仁伐不仁以義伐不義攻之無前迎之無敵故王師所

至罔或不勝方其遣也已有三捷之稱焉恭惟陛下以九月初吉鑾輿順動將撫廵江上之師六軍已行而京西岳飛先已蕩平汝潁既而連破商虢又取伊陽長水捷音五至中外稱快此與采薇之詩何以異焉雖然勝敵非難慮敵為難因其既勝不得不慮試為陛下陳之豫賊不能自立專倚金人緩則緩求急則急請令汝潁及商虢伊陽長水既遭破蕩則其勢危甚定須祈哀請命告于金人必得援兵而後已縱使金人畏威遠遯令

婁寅亮張壽趙鼎文字抄錄見到其范如圭有子念

德見知平江府長洲縣張戒家在建昌軍居住欲乞

行下兩處取索其張戒亦係紹興名臣有奏議文集

雜記等書凡數十卷并乞指揮建昌軍抄錄申送付

下實錄院參照修纂

乞昭雪奏劄　　杜莘老

臣聞燕昭築臺而羣賢願歸勾踐式蛙而戰士思奮故

能破強齊擒夫差霸諸侯威震天下良由二君有激厲

之術使人樂為用也恭惟陛下憤敵渝盟躬行天討必欲掃除强敵再清中原復二帝之讎隆萬世之業詎可無激厲之術以勸士大夫邪臣竊見往者秦檜擅權力主和議沮天下忠臣義士之氣使不得伸是以胡銓直臣也以上書激切檜遂貶之遠方二十餘年不用岳飛良將也以決意用兵檜又致極法家屬盡徙嶺表至今人言其寃往往為之出涕臣願陛下思咸感之義霈渙號之恩名還胡銓亟賜擢用昭雪岳飛錄其子孫以激

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則在廷之臣必黽勉而盡忠沿邊之將必踴躍而効命臣鄰盡忠於内將士効命於外以此破敵何敵不摧以此建功何功不立誠帝王鼓動天下之至權也

論已破汝潁商虢伊陽長水乞豫防金齊會合之計奏劄　　陳公輔

臣竊觀采薇遣戍役之詩言一月三捷蓋先王之兵以仁伐不仁以義伐不義攻之無前迎之無敵故王師所

至罔或不勝方其遣也已有三捷之稱焉恭惟陛下以九月初吉鑾輿順動將撫廵江上之師六軍已行而京西岳飛先已蕩平汝頴既而連破商虢又取伊陽長水捷音五至中外稱快此與采薇之詩何以異焉雖然勝敵非難慮敵為難因其既勝不得不慮試為陛下陳之豫賊不能自立專倚金人緩則緩求急則急請今汝頴及商虢伊陽長水既遭破蕩則其勢危甚定須祈哀請命告于金人必得援兵而後已縱使金人畏威遠遯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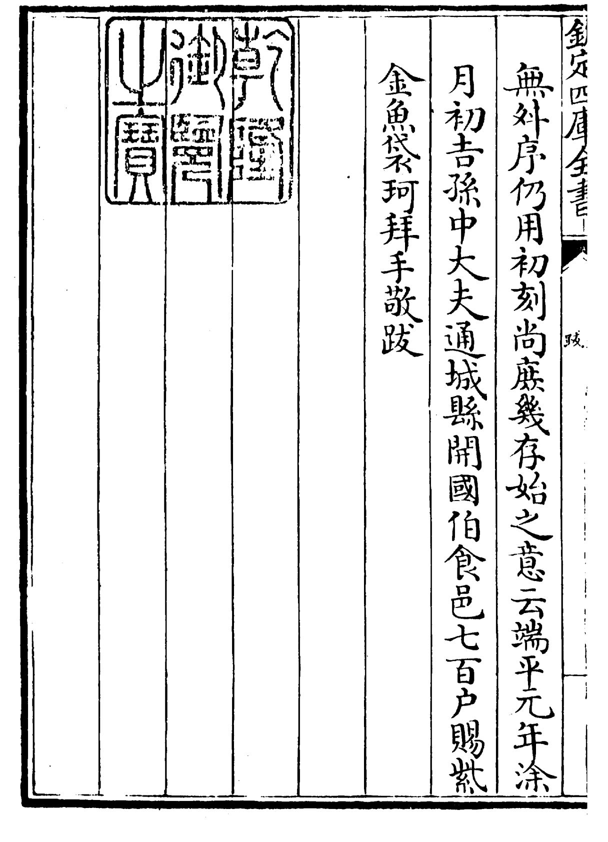
秋無南向之意而廹於豫賊之求恐不得不來此其可慮一也岳飛之兵屢勝恐其將士因勝而驕數鬭而疲啇虢之地接連同華逼近東都皆平原曠野無險阻可憑若金人出兵命合豫賊衝突而前援兵不能及此其可慮二也淮上諸軍分布要害堅不可犯使岳飛擣其心腹而牽制之此萬全計也深恐諸軍以岳飛屢勝必謂敵兵敗亂不復南來各弛其備或不至嚴整此其可慮三也料此三慮廟堂議之熟矣臣願陛下以臣所言

更與大臣謀之要當密詔岳飛防備豫賊乞師金人會合而來勢不易支必須豫為之計亦以深入為戒或更令諸將明其斥堠恐其緩急多方應援仍詔淮上諸軍各須日日戒嚴如對强敵不應徼倖其不至也如是則今冬不惟可保無虞亦可因時乘勢漸圖恢復臣書生也論兵料敵皆非所長然有所聞不敢默默伏惟聖慈特賜裁察

金佗續編卷三十

金佗續編跋

右鄂國金佗二編前刻於檇李續刊於南徐紹定癸巳冬珂上東淮餉印歸宗族鄉黨既相與勞苦如平生其間願考先烈及問排闔之始末者俱以二編為請顧珂槖中無儲本遜謝唯答幾不勝酬應慨然作而曰此私門書也豈可千里常致於二郡哉因命工剞梓為副墨藏於廟塾以遺子孫且應求者凡六百二十二版字差小於舊而閒居無事躬自校讎粗為



無外序仍用初刻尚庶幾存始之意云端平元年涂月初吉孫中大夫通城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户賜紫金魚袋珂拜手敬跋

秋無南向之意而廹於豫賊之求恐不得不來此其可慮一也岳飛之兵屢勝恐其將士因勝而驕數鬭而疲商虢之地接連同華逼近東都皆平原曠野無險阻可憑若金人出兵命合豫賊衝突而前援兵不能及此其可慮二也淮上諸軍分布要害堅不可犯使岳飛擣其心腹而牽制之此萬全計也深恐諸軍以岳飛屢勝必謂敵兵敗亂不復南來各弛其備或不至嚴整此其可慮三也料此三慮廟堂議之熟矣臣願陛下以臣所言

更與大臣謀之要當密詔岳飛防備豫賊乞師金人會合而來勢不易支必須豫為之計亦以深入為戒或更令諸將明其斥堠恐其緩急多方應援仍詔淮上諸軍各須日日戒嚴如對强敵不應傲倖其不至也如是則今冬不惟可保無虞亦可因時乘勢漸圖恢復臣書生也論兵料敵皆非所長然有所聞不敢默默伏惟聖慈特賜裁察

金佗續編卷三十

金佗續編跋

右鄂國金佗二編前刻於檇李續刊於南徐紹定癸巳冬珂上東淮餉印歸宗族鄉黨既相與勞苦如平生其間願考先烈及問排闇之始末者俱以二編爲請顧珂槖中無儲本遜謝唯答幾不勝酬應慨然作而曰此私門書也豈可千里常致於二郡哉因命工剞梓爲副墨藏於廟塾以遺子孫且應求者凡六百二十二版字差小於舊而閒居無事躬自校證粗爲

無外序仍用初刻尚庶幾存始之意云端平元年涂月初吉孫中大夫通城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户賜紫金魚袋珂拜手敬跋

